

568837

經

義

考

三
十
用

☆

1

2

3

4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謝氏莊春秋圖

佚

南史謝莊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

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寓內為一

何氏始真春秋左氏區別

隋志三十卷

佚

隋書宋尚書功論郎

齊晉安王蕭子懋春秋例苑

三十卷

佚

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字雲昌世祖第七子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世祖嘉之勅付祕閣

王氏儉春秋音

唐志二卷

佚

杜氏乾光春秋釋例引序

七錄一卷

佚

隋書齊正貞郎

王氏延之春秋旨通

隋志十卷

佚

春秋左氏經傳通解

隋志四卷

佚

南史延之字希季仕宋為司徒左長史歷東部尚書左僕射齊建元元年進號鎮南將軍後為尚書左僕射領竟陵

王師

吳氏略春秋經傳說例疑隱

七錄一卷

佚

梁簡文帝左氏傳例苑

唐志十八卷

隋志不著簡文帝作十九卷

佚

春秋發題

七錄一卷

佚

春秋左氏圖

通志十卷

佚

劉氏

之遴

春秋大意

左氏

三傳同異

佚

梁書劉之遴字思貞南陽涇陽人起家寧朔主簿累遷中

書侍郎兼中書舍人出爲南郡太守久之爲太府卿都官
尚書太常卿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
劉顯常共討論書籍是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
義疏惟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
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悅詔答之曰省
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邱
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邱之
說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修公穀千秋最篤張蒼之
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
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
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
若溫故可求別酬所問也

沈氏宏春秋五辨

隋志二卷

佚

隋書梁五經博士

春秋經傳解

唐志六卷

佚

春秋文苑

隋志六卷

佚

春秋嘉語

隋志六卷

未見

崔氏靈恩春秋經傳解

隋志六卷

佚

春秋申先儒傳論唐志論作例

隋志十卷

佚

春秋左氏傳立義

隋志十卷

佚

春秋序

隋志一卷

佚

南史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為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議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焉靈恩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田氏 元休 春秋序

隋志一卷

佚

賀氏 道養 春秋序

隋志一卷

佚

沈氏 文阿 春秋左氏經傳義略 釋文作義疏

隋志二十五卷 唐志二十七卷

佚

南史文阿字國衛 吳興武康人 通三禮三傳位五經博士尋遷

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所撰儀禮八十餘條春秋禮

記孝經論語義七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並行於時也

陸德明曰文阿撰春秋義疏闕下帙王元規續成之

張氏 沖 春秋義略

隋志三十卷

佚

隋書陳右軍將軍

北史張沖字叔孚吳郡人仕陳為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

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

賈氏

思同

春秋傳駁

十卷

佚

北史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弟思同字仕明為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卒諡文獻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精服氏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一十餘條互見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竟未能裁正

潘氏

叔虔

春秋經合三傳

唐志作三傳通論

隋志十卷

佚

春秋成套

唐志作集

隋志十卷

佚

北史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
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
衛凱陳達潘叔虔亦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
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

王氏

元規

續春秋左氏傳義略

隋志十卷

佚

春秋發題辭

義記

十一卷

佚

左傳音

唐志三卷

佚

南史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少從吳興沈文阿受業
 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喪服仕梁位宣城王記室參軍陳
 後主在東宮引為學士俄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
 傳為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
 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
 一卷左傳音三卷

辛氏 子馥 春秋三傳總

佚

冊府元龜辛子馥為尚書右丞以三傳經同說異遂總為一部傳注並出校比短長會亡未就

劉氏 獻之 春秋三傳略例

三卷

佚

北史獻之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講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所撰宗旨頗異舊義撰三傳略例三卷

徐氏 遵明 春秋義章

三十卷

佚

北史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遵明乃往讀之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為三十卷

姚氏

文安

左氏駁妄

佚

北史姚文安難服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駁妄

李氏

崇祖

左氏釋謬

佚

北史崇祖字子述申明服氏名曰釋謬

李氏

鉉

春秋二傳異同

唐志十二卷

佚

張氏思伯左氏刊例

十卷

佚

北史張思伯河間樂城人善說左氏傳為馬敬德之次巽刊例十卷位國子博士

樂氏遜春秋序論

佚

春秋序義

佚

北史樂遜字尊賢河東猗氏人開府儀同大將軍東揚州

刺史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

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辭理並可觀

辛氏

德源

春秋三傳集注

三十卷

佚

北史德源字孝基

隴西狄道人

仕周為宣納上士

劉氏

炫

春秋左傳杜預序集解

隋志一卷

佚

春秋左氏傳述義

隋志四十卷

唐志三十七卷宋志述義略一卷

佚

春秋攻昧

唐志十二卷

本傳十卷

佚

春秋規過

唐志二卷

佚

春秋義囊

宋志二卷

佚

顧氏

啟期

大夫譜

唐志十一卷

隋志有春秋左氏譜大夫世譜十三卷疑卽是書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凡七卷起黃帝至周見於春秋諸國世系傳久稍失其次矣按隋唐書目春秋大夫世族譜十三卷顧啟期撰而杜預釋例自有世族譜一卷今書與釋例所載不同而本或題云杜預撰者非也疑此乃啟期所撰云

晁公武曰譜左氏諸國君臣世系獨秦無世臣

鄭樵曰有杜預春秋公子譜無顧啟期大夫譜可也

李氏謚春秋叢林

唐志十二卷隋志不著姓氏

佚

冊府元龜李謚涿郡人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二卷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邠

沈氏 仲義 春秋穀梁傳集解

唐志十卷

未見

蕭氏 邕 穀梁傳義

唐志三卷

佚

孔氏春秋公羊傳集解

唐志十四卷

佚

孔氏春秋穀梁傳指訓

七錄十四卷

隋志五卷

張氏 佚

張程孫劉穀梁傳四家集解

隋志四卷

佚

按四家集解當是張靖程闡孫毓劉瑤

亡名氏春秋左氏傳條例

隋志二十五卷

佚

春秋義例

隋志十卷

佚

春秋義林

隋志一卷

佚一

春秋大夫辭

隋志三卷

佚

春秋辨證

唐志作辨證明經論

隋志六卷

佚

春秋左氏義略

隋志八卷

佚

春秋五十凡義疏

隋志二卷

佚

春秋公羊穀梁二傳評

隋志三卷

佚

左氏評

唐志一卷

佚

左氏音

唐志十二卷

佚

左氏鈔

唐志十卷

佚

春秋辭苑

唐志五卷

佚

春秋雜義難

唐志五卷

佚

春秋井田記

佚

史繩祖曰後漢循吏傳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云井田之義有五一日無泄天時地氣二日無費一家三日同風俗四日合巧拙五日通財貨因井為市交易而退

故稱市井也按春秋井田記不見於他書獨此引用故表而出之

史記周本紀曰封齊簡公與陳白首不人即此

犬

蘇氏共田語

犬

志正卷

蘇氏教養

犬

志正卷

蘇氏論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五

浙江書局刊

孫樹禮校

胡上襄校

楊振鐸校

新刊書目

新刊書目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九

唐章懷太子 賢 春秋要錄

唐志十卷

佚

陸氏 德明 春秋釋文

八卷

存

按陸氏釋文左傳六卷公羊穀梁各一卷

孔氏 穎達 等春秋正義

唐志三十六卷

存

穎達序曰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爲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爲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三始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尙矣但年紀緜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

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歎銜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旣不救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旣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眾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履將絲綜麻方鑿圓柄其可人乎晉世杜元凱又爲左氏集解專取邱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按先儒優劣杜爲

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於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阿蘇
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麤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體
本文惟旁攻賈服言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
內實爲翹楚然聰慧辨博固亦罕儔而探蹟鉤深未能致
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
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
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
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按
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于箕杜注云卻缺稱人者
未爲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穀戰同按穀戰在葬晉文
公之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箕戰在葬晉文公之
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穀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

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注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按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爲質及宋逃歸按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尙妄說況其餘錯亂良可悲矣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勅刪定據以爲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雖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其參定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朝散大夫行大學博

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
臣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
郎守大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
詳審爲之正義凡三十六卷冀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

崇文總目按漢張蒼賈誼尹咸鄭眾賈逵皆爲詁訓然參
用公穀二家至晉杜預專治左氏其後有沈文阿蘇寬劉
炫皆據杜說貞觀中穎達據劉學而損益之長孫無忌等
又復損益其書乃定皇朝孔准等奉詔是正

中興書目穎達參劉沈之說兩義俱違則斷以己意

晁公武曰自杜預專治左氏學其後沈文阿蘇寬劉炫皆
據義疏而炫性矜伐雅好非毀規杜氏之失一百五十餘
事義特淺近然比諸家猶有可觀今書據以爲本其有疎

漏以沈氏補焉

陳振孫曰自晉宋傳杜學為義疏者沈蘇劉沈氏義例靡可經傳極疎蘇氏不體本文惟攻賈服劉氏好規杜失比諸義疏猶有可觀

楊氏

士勛

春秋穀梁傳疏

唐志十二卷

存

崇文總目唐國子四門助教楊士勛撰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令太學傳授

春秋公穀考異

宋志五卷

佚

徐氏

文遠

左傳義疏

唐志六十卷

佚

左傳音

唐志三卷

佚

舊唐書徐文遠洛州偃師人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
 大業初為太學博士時人稱文遠之左氏褚微之禮魯達
 之詩陸德明之易皆為一時之最文遠所講釋多立新義
 先儒異論皆定其是非然後詰駁諸家又出己意博而且
 辨聽者忘倦武德六年高祖幸國學觀釋奠遣文遠時為
國子博士發春秋題諸儒設難蠡起隨方占對皆莫能屈

黃淵曰徐文遠發題徧舉先儒異論分別是非乃出己意

折衷不知合乎夫子否也

陰氏弘道注春秋左氏傳序

唐志一卷

三伏

王氏孚度注春秋左氏傳

唐志卷亡

三伏

王氏元感春秋振滯

唐志二十卷

春秋

啖氏助春秋集傳

佚

春秋例統

佚

王助自述曰三傳分流其源則同擇善而從且過半矣予考覈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注釋亦以愚意裨補闕漏商榷得失研精宣暢期於浹洽尼父之志庶幾可見疑殆則闕以俟君子謂之春秋集傳集注又撮其綱目撰爲統例三卷以輔集傳通經意焉 又曰予所著經傳若舊注理通則依而書之小有不安則隨文改易若理不盡者則演而通之理不通者則全削而別注其未詳者則據舊說而已但不博見諸家之注不能不爲之恨爾

陸澹曰啖先生諱助字叔佐關中人也聰悟簡淡博通深

識天寶末客於江東因中原難興遂不還歸以文學入仕
爲台州臨海尉復爲潤州丹陽主簿秩滿因家焉陋巷狹
居晏如也始以上元辛丑歲集三傳釋春秋至大曆庚戌
歲而畢趙子時宦於宣歙之使府因往還浙中途過丹陽
乃詣室而訪之深話經意事多嚮合期反駕之日當更討
論嗚呼仁不必壽是歲先生卽世時年四十有七是冬也
趙子隨使府遷鎮於浙東涪痛師學之不彰乃與先生之
子異躬自繕寫共戴以詣趙子趙子因損益焉涪隨而纂
會之至大曆乙卯歲而書成

新唐書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天寶末調臨海尉
丹陽主簿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
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統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

經義考 卷一百七十六 八十八
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
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邱明
者蓋如史佚遲任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
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
著邱明非也

宋祁曰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
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
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謬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
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
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於時嗚呼
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
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

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而自謂紛紛助所階已

王哲曰啖趙二子相繼發明聖人之意指摘三傳之謬固有功矣然探聖人之意或未精斥三傳之謬或太察可謂入聖人之門而游乎宮庭之間者也其堂奧則未知也邵子曰春秋三傳之外陸淳啖助可以兼治

徐積曰啖趙二氏有大功於春秋但未能全盡耳考其所學蓋不止於春秋貫穿經義窮極是非所論不苟若斯人者豈易得哉

陸九淵曰啖趙說得有好處故人謂啖助有功於春秋程秘曰聖人作春秋一用周典而啖助以爲用夏爲本張樞曰啖氏春秋卓然有見於千載之下

趙氏匡春秋闡微纂類義統

十卷

闕

匡自述曰啖先生集三傳之善以說春秋其所未盡則申己意條例明暢真通賢之爲也惜其經之大意或未標顯傳之取舍或有過差蓋纂述僅畢未及詳省爾予因尋繹之次心所不安者隨而疏之

陸淳曰趙子天水人爲殿中侍御史淮南節度判官

新唐書匡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陸質所稱爲趙夫子者質與啖助子異哀錄助所爲春秋集注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

章拱之曰趙氏集啖氏統例集注二書及已說可以例舉

者爲闡微義統十二卷第三四卷亡逸

楊慎曰杜預作春秋釋例趙匡作春秋纂例蓋以春秋難明故以例求之至於不通則又云變例變例不通又疑經有闕文誤字嗚呼聖人之作豈先有例而後作春秋乎

陸氏

質

集注春秋

唐志二十卷

佚

呂溫代草進表曰臣聞惟睿作聖觀乎人文達則化成窮則垂訓先師所以祖述堯舜志在春秋懸衡百王撥亂三季正大當之本清至公之源通羣芳以誠貞天下於一動無不順道德之要機斷無不齊帝王之利器而梁木旣壞生知蓋寡三傳得失索隱未周羣儒異同致遠皆泥沒微

言於滋蔓亡要旨於多歧奧室不開漫逾千祀天其或者
將有俟焉陛下德合乾坤明竝日月氣和物茂遠至邇安
欲以人情爲田講學而耨鎮定皇極輝光時雍道之將行
實在今日臣不揣蒙陋斐然有志思窺聖奧仰奉文明以
故潤州丹陽縣主簿臣啖助爲嚴師以故洋州刺史臣趙
匡爲益友考左氏之疎密辨公穀之善否務去異端用明
本意助或未盡敢讓當仁匡有可行亦刈其楚輒集注春
秋經文勒成十卷上下千載研覃三紀彜首雖白濁河已
清微臣何幸與道相遇竊以德之匪隣骨肉無應道苟訢
合古今相知然則堯舜之心非宣尼不見宣尼之志非陛
下不行庶因儀鳳之辰永洗獲麟之恨臣官忝國學思非
出位道爲家寶罪實欺天謹昧死寫前件書詣東上閤門

奉進

舊唐書陸質吳郡人本名淳避憲宗名改之質有經學尤深於春秋少師事趙匡匡師啖助頗傳其學爲給事中柳宗元作墓表曰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爲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泊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

矣哉先生字某旣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
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
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爲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
微旨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聖人爲主以堯舜
爲的苞羅旁魄膠轄上下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爲首
以周公爲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旣成以授
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爲巨儒
用是爲天子爭臣尙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
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
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阼而理尊優
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於京師某月日葬
於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

行也以言不及觀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
爲能文聖人之書通乎後世遂相與諡曰文通先生

崇文總自唐給事中陸淳纂初淳以三家之傳不同故采
獲善者參以啖助趙匡之說爲集傳春秋又本褒貶之意
更爲微旨條別三家以朱墨紀其勝否又摭三家得失與
經戾者以啖趙之說訂正之爲辨疑

程伯子曰陸淳得啖趙而師之講求其學積三十年始大
光瑩絕出於諸家外雖未能盡聖作之蘊然其攘異端開
正途功亦大矣

晁公武曰啖助字叔佐閩人趙匡字伯修天水人微旨自
爲序公武嘗學春秋閱古今諸儒之說多矣大抵啖趙以
前學者皆專門名家苟有不通寧言經誤其失也固陋啖

趙以後學者喜援經擊傳其或未明則憑私臆決其失也
穿鑿均之失聖人之旨而穿鑿之害爲甚啖氏製統例分
別疏通其義趙氏損益多所發揮今纂而合之凡四十篇
陳振孫曰初潤州丹陽主簿趙郡啖助叔佐明春秋傳洋
州刺史河東趙匡伯瀆質從助及伯瀆傳其學助考三傳
舍短取長又集前賢注釋補以己意爲集傳集注又撮其
綱例爲統助卒質與其子異繕錄以詣伯瀆請損益焉質
隨而纂會之大厯乙卯歲書成質本名瀆避憲宗諱改焉
故其書但題陸瀆助之學以爲左氏叙事雖多解意殊少
公穀傳經密於左氏至趙陸則直謂左氏淺於公穀誣謬
實繁皆孔門後之門人但公穀守經左氏通史其體異爾
邱明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焚書之後學者見

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引以爲邱明且左傳國語文體不
倫序事多乖定非一人所爲也蓋左氏廣集諸國之史以
解春秋子弟門人見事迹多不入傳或復不同故各隨國
編之以廣異聞自古豈止一邱明姓左乎按漢儒以來言
春秋者惟宗三傳三傳之外能卓然有見於千載之後者
自啖氏始不可沒也唐志有質集注二十卷今不存然纂
例辨疑中大略具矣又有微旨二卷未見質梁陸澄七世
孫仕通顯黨王叔文侍憲宗東宮會卒不及貶然則其與
不通春秋之義者相去無幾耳

集傳春秋纂例

唐志十卷

存

涓自述曰啖子所撰統例三卷皆分別條疏通會其義趙子損益多所發揮今故纂而合之有辭義難解者亦隨加注釋兼備載經文於本條之內使學者以類求義昭然易知其三傳義例可取可舍啖趙具已分析亦隨條編附以祛疑滯名春秋集傳纂例凡四十篇分爲十卷云

朱臨序曰柳子厚與元次山論春秋書言自得集傳常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爲給事中始得執弟子禮未及卒業而先生云亡復有先生墓表謂說春秋者百千其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而無有及其根源者獨先生得啖趙而師承之講述三十年其經始大光瑩乃爲先生能文聖人之書通於後世遂與門人世儒相與諡曰文通先生其見尊於當世如此子厚文章宗匠也以韓退之之賢

猶不肯高以爲師獨肯執弟子禮於陸氏前則陸氏之學
從可喻也以陸氏之賢復肯執弟子禮於啖趙前則啖趙
之蘊又可量也自孔子没前先生幾千餘年矣後先生又
數百年矣卒未有出其書之右者豈非謬於偏見而至然
耶兩漢通經者以董仲舒爲第一然猶膠於穀梁不克別
白餘可知也臨嘗從師學識其大略復得先生所爲書乃
益曉發若瞰淵際危而獲梯航力不勉則已勉焉則無高
深不濟也惜乎不得人人傳之以速其遠到子厚謂使庸
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况有明敏勤篤之資者
乎近歲取人以通經爲尙學者無小大以不通經爲恥則
此書之傳爲時羽翼豈可忽哉

袁桷後序曰近世春秋家立褒貶於字義茫不知盡性之

理按其形模以中有司程式爲精巧天理人慾三尺童子矜矜然猶能言之春秋之學廢矣習三傳者以文詞是師左氏盛而公穀廢矣武夷胡氏作傳止於七家唐世傳春秋者皆廢矣噫士何事春秋哉吾里樓宣獻公晚歲欲明義例之說時永嘉陳君舉舍人爲春秋傳遂序其意而焚其藁每語後進當以唐陸淳集注纂例清江劉氏傳爲下手予家所藏纂例乃寶章桂公所按號爲精善按纂例他無善本審此書廢已久聞蜀有小字本惜未之見唐志纂例十卷集注三十卷微志二卷辨疑七卷子來杭復得微旨二卷乃皇祐間汴本聞茗溪直齋陳氏書目咸有之當搜訪以足此書以假友人得脫灰燼劉氏傳乃先越公居宥府時岳肅之侍郎所遺家諱咸以絳羅覆其上書當永

爲子孫寶俾勿墜

吳萊後序曰自唐世言文者一變而王楊盧駱再變而燕許三變而韓柳雖其文振八代之弊及見當世經生攻訐詰治義疏則深敬之太常殷侑新注公羊退之欲爲之序幸得挂名經端以蘄不朽及寄詩盧仝又言其抱遺經束三傳然仝所著春秋摘微一卷閒見一二未甚爲學者輕重惟子厚答元饒州書恆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執弟子禮會先生病子厚出邵州竟不克卒業先生蓋河東陸淳元沖也與子厚同郡且云先生師天水啖助及趙匡知聖人之旨兼用二帝三王法至先生大備春秋集注纂例辨疑微旨等書苞羅旁魄轆轤上下一出於正於是乎春秋有啖趙陸氏之學往子北遊京師始從國子學見陸氏纂例

十卷是金泰和閒禮部尙書趙秉文手本太原板行後又得陸氏辨疑七卷微旨二卷而集注久闕自唐世學者說經一本孔氏正義及宋之盛說者或不用正義六經各有新注爭爲一己自見之論而欲求勝於先儒已成之說宋子京傳唐書猶不滿於啖助者豈啖助實有以開之故歟雖然啖趙陸氏未可毀也後之學者自肆於藩籬闔域之外口傳耳剽而不難於議經者必引啖趙陸氏以自解是或未之思也夫

柳貫後序曰陸文通先生春秋纂例十卷平陽府所刊本未有識云泰和三年五月十三日秉文置其裝標猶用宋紹聖閒故門狀紙蓋金仕宦家物也延祐三年貫客京師而得之按其中闕亡三十一紙從朋友假善本手書完裝

綴成裘先生之學其於春秋粹矣春秋言本三家公穀主
釋經左主載事由漢立學官師資殊指故時時彈刺以相
高言之喙而道之裂也唐啖趙氏作始析同辨異有義有
例明三家之要歸示一王之矩則其道粲然矣先生嘗承
趙學著其所聞爲書曰纂例微旨辨疑此其一也貫將讀
而釋之益求二書不踵爲余有耶蓋私竊喜之按金章宗
之十一年改元泰和其三年則癸亥歲也於時北學稱趙
閑閑公秉文卽公名知爲趙氏所藏無疑後癸亥七年章
宗復土中原瘴於兵又二十五年而金亡矣是書免於灰
殘燼滅以萬毀一存於壁藏頡覆之餘傳閱幾姓幾室而
至於余逆而計之亦一百一十六年物也況今無原本豈
不尤可珍也哉得書後二年八月廿五日記

春秋辨疑

唐志七卷

存

淳自述曰集傳取舍三傳之義可入條例者於纂例諸篇言之備矣其有隨文解釋非例可舉者恐有疑難故纂啖趙之說著辨疑

朱臨序曰春秋一其經而三家異其傳學者如目多岐茫洋不知適從聖人之境雖勞無到日矣近古固多議其非然出於臆斷學者愈惑以聖人之蘊如彼其深而專斷於一中材之臆其可惑也宜矣唐有陸氏總啖趙之說爲纂例爲辨疑所得獨多於近古以啖趙之賢而陸氏兼之其得多也亦宜矣考其舐排誣妄別抉潛隱如翦榛莽見坦

夷聖賢之境可直趨而遠到矣纂例雖傳而世不全獨辨
疑無遺辭而學春秋者當自辨疑始故予廣其傳慶厯戊
子

何喬新曰春秋因三傳而經旨益明者有焉因三傳而經
旨反晦者有焉至啖趙陸淳之辨明而後人之學有所據
矣

華察後序曰自漢以來言春秋者大抵守三傳而已其能
卓然有見於千載之後者自唐啖趙二子始至陸文通乃
集合二家之說作纂例及辨疑數十篇其有功於經甚大
顧其書今世罕傳余同年陸給事浚明得舊本以示吳邑
令汪君君刻之踰年告成而君以考績去矣浚明深於春
秋方盛有所論著以續文通之業異時當別有傳之者汪

君名且晉江人嘉靖乙未進士

春秋微旨

唐志二卷 今本三卷

存

瀉自序曰傳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禹吾無閒然矣推此而言宣尼之心堯舜之心也宣尼之道三王之道也故春秋之文通於禮經者斯皆憲章周典可得而知矣其有事或反經而志協乎道跡雖近義而意實蘊奸或本正而末邪或始非而終是賢智莫能辨彝訓莫能及則表之聖心酌乎至極是生人以來未有臻斯理也豈但撥亂反正使亂臣賊子知懼而已乎故今撮其微旨總爲三卷三傳舊說亦備存

之其義當否則以朱墨爲別其有與我同志思見唐虞之
風者宜乎齋心極慮於此得端本清源之意而後周流乎
二百四十二年褒貶之義使其道貫於靈府其理浹於事
物則凡比屋可封重譯而至其猶指諸掌爾仲尼曰如有
用我者期月而已可矣豈虛言哉豈虛言哉

柳宗元曰微旨中明鄭人來渝平量力而退告而後絕固
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部司之文後無與鄭異之
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六

新書有

卷一

三

四〇

浙江書局刊

孫樹禮校

胡上襄校

楊振鐸校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七

秀水 采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

韓氏 滉 春秋通例 唐志無例字

唐志一卷

佚

舊唐書滉工書兼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晦其能未嘗傳之好易象及春秋著春秋通例及天文事序議各一卷王讜曰韓晉公治左氏為浙江東西道節制屬淮寧叛亂發戎遣饋案籍駢雜而未嘗廢卷在軍中撰左氏通例一卷刻石金陵府學

陶宗儀曰滉字太冲京兆人貞元中官至左僕射同平章
事封晉國公諡忠肅

按顧著作況撰韓公行狀云賦春秋七篇著通例
六卷與唐志不同

嚴氏俯公羊春秋注

佚

韓子答書曰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
幸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此宜在擯而不教者
今令序所著書惠出非望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
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
好之樂之味於眾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克勤
綖綖若此之至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使序所

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 又薦狀曰前天德軍

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殷侑兼通

三傳旁及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

馮氏 伉 三傳異同

唐志三卷

伉

舊唐書馮伉本魏州元城人後家京兆大厯初登五經秀

才科建中四年又登博學三史科為給事中充皇太子及

諸王侍讀著三傳異同三卷順宗即位拜尚書兵部侍郎

改國子祭酒

唐會要元和四年四月給事中馮伉著三傳異同三卷

施氏 士丐 春秋傳

佚

新唐書士丐吳人大厯時助匡質以春秋士丐以詩仲子
 陵袁彝韋彤韋蒞以禮蔡廣成以易强蒙以論語皆自名
 其學而士丐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由四門助教為
 博士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
 丐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為異同學者如
 浚井得美水而已不必勞苦旁求然後為得邪

按柳子後道州文宣王廟記有春秋師晉陵蔣堅
 雖未有傳書而唐人之說經者寡附識於此

樊氏

宗師

春秋集傳

唐志十五卷

秩

韓愈作墓志曰紹述以金部郎中出爲綿州刺史徵拜左
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爲諫議大夫坐香醴賜死文共編類
計敏夫曰宗師字紹述襄陽節度使澤之子

盧氏全春秋摘微

通考四卷中興書目一卷

佚

中興書目盧全春秋摘微一卷十二公凡七十六事

許顓曰玉川子春秋傳僕家舊有之辭簡而遠得聖人之
意爲多

晁公武曰盧全春秋摘微四卷其解經不用傳然旨意甚
疎韓愈謂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蓋實錄也
祖無擇得之於金陵崇文總目所不載

李燾曰全治春秋不以傳害經最爲韓愈所稱今觀其書亦未能度越諸子不知愈所稱果何等義也舊聞全解惠公仲子曰聖辭也而此乃無之疑亦多所亡逸云

劉氏軻三傳指要

唐志十五卷

佚

軻自序曰先儒以春秋之有三傳若天之有三光然則春秋蓋聖人之文乎聖人之文天也天其少變乎故詩有變風易有變體春秋有變例變之爲義也非介然溫習之所至曠乎其粹者也軻嘗病先儒各固所習互相矛盾學者準裁無所豈先聖後經以闢後生者邪抑守文持論敗潰失據者之過邪次又病今之學者涉流而述源捨經以

習傳摭其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此所謂去經緯而從組纈者矣既傳生於經亦所以緯於經也三家者蓋同門而異戶庸得不要其終以會其歸乎愚誠懼蒙政會三家必當之言列於經下撰成十五卷目之曰三傳指要冀始涉者開卷有以見聖賢之心焉俾左氏富而不誣公羊裁而不俗穀梁清而不短幸是非殆平息矣庶儒道君子有以相期於孔氏之門 又自述曰貞元中軻僅能執經從師元和初方結廬於廬山之陽農圃餘隙積書牕下日與古人磨礱瀦心歲月悠久寢成書癖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十代名臣議十卷翼孟子三卷雖不能傳於時其於兩曜無私之燭不爲隳棄矣 又曰予抵羅浮始得師於壽春楊生生以傳書爲道者也三代聖王死其道盡留於春秋

春秋之道生以不下牀而求之不失其指每問一卷講一經說一傳疑周公孔子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若迴環在坐似假生之口以達其心也元和初下羅浮抵匡廬匡廬有隱士茅君語經之文厯厯如指掌予又從而明之忘其愚瞽有三傳指要

王定保曰軻慕孟軻爲人故以名焉少爲僧止於豫章高安之南果園復求黃老之術隱於廬山旣而進士登第文章與韓柳齊名

計敏夫曰軻字希仁元和未登進士第卒於洛州刺史與吳武陵並以史才入史館

徐氏

彥

春秋公羊傳疏

通考三十卷

存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援證淺局出於近世或云徐彥撰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始令太學傳授以補春秋三家之旨

晁公武曰其書以何氏三科九旨爲宗本其說曰何氏之意三科九旨正是一事爾總而言之謂之三科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三科九旨也

陳振孫曰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不知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後也

韋氏表微春秋三傳總例

唐志二十卷

佚

計敏夫曰表微字子明中書舍人敬宗嘗語左右欲相之
新唐書表微敬宗時為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尤好春秋
病諸儒執一槩是非紛然著三傳總例全會經趣

許氏康佐等集左氏傳

唐志三十卷 國史補作六十卷

佚

實錄太和九年四月許康佐進纂集左氏傳三十卷五月
以御集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宣付史館

唐會要太和九年五月御集春秋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
新唐書許康佐貞元中舉進士宏辭為翰林侍講學士遷

禮部尙書

李肇曰許康佐進新注春秋列國經傳六十卷上問闕弒
吳子餘祭事康佐託以春秋義奧臣窮究未精不敢容易
解陳後上以問李仲言仲言乃精爲上言之上曰朕左右
刑臣多矣餘祭之禍安得不慮仲言曰陛下留意於未萌
臣願遵聖謀

高氏重春秋纂要

唐志四十卷

佚

新唐書重字文明士廉五代孫文宗時翰林侍講學士帝
好左氏春秋命重分諸國各爲書別名經傳略要歷國子

祭酒

李氏瑾 春秋指掌

唐志十五卷

佚

崇文總目春秋指掌唐試左武衛兵曹李瑾撰瑾集諸家之說爲序義凡例各一篇鈔孔穎達正義爲五篇采摭餘條爲碎玉一篇集先儒異同辨正得失爲三篇取劉炫規過申證其義爲三篇大抵專依杜氏之學以爲說

李燾曰其第一卷新編目錄多取杜氏釋例及陸氏纂例瑾所自著無幾而序義以下十四卷但分門鈔錄孔穎達左氏正義皆非瑾所自著也學者第觀正義及二例則此書可無且瑾之意特欲以備科試應猝之用耳初不爲經設也其名宜曰左氏傳指掌不當專繫春秋本朝王堯臣

崇文總目及李俶圖書志皆以先儒異同規過序例等篇
爲瑾筆削蓋誤矣寫本或譌舛復用正義刪修之乃可讀
惟篇首數序瑾所自著者既無參考亦不敢以意改定姑
仍其誤云

陸氏

希聲

春秋通例

唐志三卷

佚

崇文總目唐陸希聲撰因三家之例裁正其冗以通春秋
之旨

張氏

傑

春秋圖

唐志五卷

佚

崇文總目唐張傑撰以春秋所載車服器用都城井邑之

制續而表之

春秋指元 宋志作指掌圖

唐志十卷 宋志二卷

佚

崇文總目唐張傑撰摘左氏傳文申釋其義

裴氏 安時 左氏釋疑

唐志七卷

佚

新唐書注字道之大中江陵少尹

第五氏 泰 左傳事類

唐志二十卷

佚

新唐書注字伯通青州益都人咸通鄂州文學

成氏 予 公穀總例

唐志十卷

佚

新唐書注字又予咸通山陽令

黃氏 敬密 春秋圖

一卷

佚

中興書目春秋圖一卷唐會昌中黃敬密撰

王應麟曰國史志作春秋兩霸列國指要圖因序有晉霸

楚霸之語

郭氏翔 春秋義鑑

唐志三十卷

佚

皮氏

日休

春秋決疑

十篇

存

晁公武曰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隱鹿門山自號
醉吟先生咸通八年登進士第為著作佐郎太常博士乾
符喪亂東出關為昆陵副使陷巢賊中賊遣為識文疑其
譏已遂害之

陸游曰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為翰林學士巢敗被誅
今唐書取其專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稱曾

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尙書祖光業爲吳越丞相父璨爲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據此則日休未嘗陷賊爲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光業見吳越備史頗詳孫仲容在仁廟時仕亦通顯乃知小說謬妄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直有守非欺後世者可信不疑也故予表而出之爲襲美雪謗于泉下

裴氏

光輔

春秋機要賦

宋志一卷

佚

孫氏

郃

春秋無賢臣論

一卷

存

王應麟曰孫郃論春秋無賢臣蓋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也

浙江志孫郃奉化人唐末為左拾遺朱溫篡唐著春秋無賢臣論即脫冠裳服布衣超然肥遯養晦林泉著書紀年悉用甲子以示不臣之義

李氏象續春秋機要賦

宋志一卷

佚

王氏鄒彥春秋蒙求

宋志五卷

佚

崔氏表春秋世本圖

宋志一卷

佚

口氏

玉霄

春秋括囊賦集注

宋志一卷

佚

楊氏

蘊

春秋公子譜

宋志一卷

佚

程端學曰蘊字藏機

春秋年表

宋志一卷

存

岳珂曰春秋年表三朝藝文志不載作者名今諸本或闕
號名或紊年月參之經傳多有舛錯不無刊寫之誤如諸
國君繼立有篡奪者表止書某立今增入諸國君有弑殺
表例書某卒今改定諸國君卒或年與月誤或稱某公子
若弟與兄誤今考注疏刊正諸國君卒與立皆書惟魯闕
今依經傳添補如鄭莊公卒表書厲公突立突出奔按經
傳昭公立宋人執祭仲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如莒
著邱公去疾表書又名郊公按傳著邱公卒郊公不感注
郊公著邱公子如楚莊王旅誤爲旋晉景公孺誤爲孺若
此類不可枚舉皆以經傳正之史記年表書事今表止書
繼立循舊不敢增 又曰按館閣書目元豐中楊彥齡撰
二卷紹興中環中撰一卷今本一卷與紹興中本及藝文

志所載者同

張氏暉春秋龜鑑圖

宋志一卷

佚

王應麟曰自魯周迄陳載其名氏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七

浙江書局刊

孫樹禮校

胡上襄校

楊振鐸校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拔

春秋 十一

陳氏 岳 春秋折衷論

唐志三十卷

佚

岳自述曰聖人之道以春秋而顯聖人之文以春秋而高
聖人之文以春秋而微聖人之旨以春秋而奧入室之徒
既無演釋故後之學者多失其實是致三家之傳並行於
後俱立學官焉噫絕筆之後歷戰國之艱梗經暴秦之焚
蕩大漢初興未暇崇儒術至武帝方設制策定天下英雋

有董仲舒應讖記而通春秋仲舒所業惟公羊傳仲舒既歿則有劉向父子向受業穀梁歆業左氏左氏之道假歆而振自斯學者愈茂欲存左氏而廢公穀則西漢鴻儒向焉欲存公穀而廢左氏則邱明與聖人同代是以皆各專一傳夫經者本根也傳者枝葉也本根正則枝葉固正矣本根非則枝葉曷附焉矧公羊穀梁第直釋經義而已無他蔓延苟經義是則傳文亦從而是矣經義非則傳文亦從而非矣左氏釋經義之外復廣記當時之事備文當時之辭與二傳不類或謂邱明授經於仲尼豈其然歟苟親受之經則當橫經請問研究深微罔不容髮矣安得時有謬誤致二傳往往出其表邪蓋業左氏者以二傳爲證以斯爲證謂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可也謂其親受之經則

非矣聞不如見見不如受邱明得非見歟公羊穀梁得非
聞歟故左氏多長穀梁多短然同異之理十之六七也鄭
子何休賈逵服虔范寧杜元凱皆深於春秋者也而不籛
穰蕩秕芟稂抒莠掇其精實附於麟經第各釀其短互闕
其長是非千種惑亂微旨其弊由各執一家之學學左氏
者則訾公穀學公穀者則詆左氏乃有膏肓廢疾墨守之
辨設焉謂之膏肓廢疾者則莫不彌留矣亡一可砭以藥
石者也謂之墨守則莫不堅勁矣亡一可攻以利者也

按此當是岳序而其文未全

司空圖曰岳所作春秋折衷論數十篇贍博精緻足以下
視兩漢迂儒矣

崇文總目唐陳岳撰以三家異同三百餘條參求其長以

通春秋之義

王定保曰陳岳吉州廬陵人少以詞賦貢於春官晚從鍾傳爲同舍所譖退居南郭以墳典自娛著春秋折衷論三十卷光化中執政議以蒲帛徵傳復辟爲從事

晁公武曰其書以左傳爲上公羊爲中穀梁爲下比其異同而折衷之岳唐末十上春官晚乃從鍾傳辟爲江西從事

吳萊後序曰自西漢學者專門之習勝老儒經生世守訓詁不敢少變繼而舊說日以磨滅新傳之後出者獨傳於今春秋一經始立公羊氏學又立穀梁氏學東漢左氏學又盛行古傳後出者曰勝後儒注古傳而世亦取後出者爲宗公羊氏有胡毋生嚴彭祖顏安樂而後何休獨有名

穀梁氏有江公尹更始而後范甯獨有名左氏前有劉子
駿賈逵服虔後有杜預故預亦獨有名嗚呼豈預必能爲
左氏忠臣哉休固陳蕃客也自謂妙得公羊本意故今有
公羊墨守十四卷穀梁廢疾三卷左氏膏肓十卷北海鄭
康成獨反之學者多篤信康成今猶見甯所集穀梁解又
服虔自有左氏釋病一卷不見也雖然公穀左氏三家之
說後出者皆傳於今殊不知胡毋生江公劉子駿諸人復
云何也藉令諸人所說不廢至今並傳孰能有以大公至
正之道一正之哉不然猶治亂絲益棼之也訛日以訛舛
日以舛不以聖人之經觀經而徵諸傳不以賢者之傳解
傳而又徵諸何氏范氏杜氏獨何歟幸今三家之說尙未
泯則唐陳岳之折衷此也庶有得乎蓋昔漢儒嘗以春秋

斷獄子謂非徒經法可以斷獄而獄法亦可以斷經何者
兩造之辭具備則偏聽之惑無自而至矣揚子雲曰眾言
淆亂折諸聖讀春秋者曾不明漢晉諸儒之遺論又何貴
乎學者之知經也哉

按陳氏折衷吳立夫集有序則元時尚存今不復
可得矣惟山堂章氏羣書考索續集載有二十七
條茲具錄於後隱元年春王正月左氏謂周平王
公羊謂周文王穀梁謂周平王折衷曰春秋所以
重一統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正王道之大範也
迺以月次正正次王王次春春次年年次元斯五
者編年紀事之綱領也故書王以統之在乎尊天
子卑諸侯正升黜垂勸懲作一王法爲萬代規俾

其禮樂征伐不專於諸侯也故用隱之元統平之
春存平之正得不書平王歟苟曰周書始命之王
則二年復書何王必不然也平王明矣斯公羊之
短左氏穀梁得其實矣隱元年書卽位左氏謂居
攝也公羊謂成公正威之意穀梁謂隱避非正也
折衷曰夫遜者君臣之大節也苟不失其正則聖
人必重之春秋必建之穀梁謂非正豈微旨歟隱
之遜非徒爲威蓋成先君歸仲子之意春秋實尼
父之日月也日月之垂昭昭然非遜國之賢君曷
以居其首哉居斯之首與居諸史之首則正創業
之主斯之首則聖人特筆之以冠十二公矣如定
易非乾象無以冠之七十傳非夷齊無以冠之三

千子非顏閔無以冠之又春秋正威母之喪不正
隱母之喪威母書夫人薨隱母書君氏卒斯皆正
隱讓之明言而聖人崇謙遜之風戒僭亂之俗成
王化之本也左氏公羊得其實穀梁之說短矣桓
元年書王左氏通謂之魯用周麻故書王苟不失
班麻則不書公羊無傳穀梁謂威弒立以爲無王
之道故不書折衷曰春秋歲首必書王者聖人大
一統也書王必次春書正必次王謂春者天之所
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王稟於春正稟於王以載
行事以立綱紀綱紀立而後條貫舉條貫舉而後
褒貶作褒貶作而後君君臣臣父子子之道定
是以凡書王皆用周之班麻或不失班麻則不書

以明上尊天子下卑諸侯以正王道也苟不班厯而不書王則并正去之雖是月有事第書其事而無其正何者王既不書正將奚附苟班厯而書王則併正在焉雖是無事亦書空正月以紀之何者王既書之正宜在焉自始至末無毫釐之差穀梁謂威篡立以爲無王之道故不書王去聖人之旨遠矣斯穀梁之短公羊無辭左氏得其實桓八年正月己卯烝五月丁丑烝左氏曰春卽夏之仲月非過時而書公羊曰譏亟也穀梁曰烝冬事而春興之志不敬也折衷曰凡郊祀各有其時苟得其時則國之常禮國之常禮則不書之於冊也夫所書者或志其過時或刺其失禮皆非徒然故啟蟄

則郊之時也龍見則雩之時也始殺則嘗之時也
閉蟄則烝之時也周以建子爲歲首夏以建寅爲
歲首夫啟蟄者則夏之春周之夏也龍見者則夏
之夏周之秋也始殺者則夏之秋周之冬也閉蟄
者則夏之冬周之春也春秋用周正以建子爲歲
首書正月烝則夏閉蟄而烝得其時矣旣得其時
則是周之常禮其何以書之書之者爲五月復烝
也五月復烝一則失其時二則失其禮正月烝正
也五月烝不正也書其正以譏其不正左氏謂非
過時而書得其旨公羊謂譏亟近之穀梁謂冬事
春興遠矣莊元年不書卽位左氏曰文姜出故也
公羊曰繼弑君不言卽位穀梁曰先君不以其道

終故不言卽位折衷曰春秋十二公惟隱莊閔僖
不書卽位蓋聖人因舊史之文無他旨意以遜威
居攝莊以父弑母出僖閔國危身出復入不備禮
卽位故不書公穀謂弑君不言卽位則威繼隱之
弑君卽位何也又稽定公先君薨于乾谿六月癸
卯喪至句其月戊辰卽位春秋以是書之蓋備禮
則書明矣左氏得其旨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左氏曰得禮之變公羊曰非禮穀梁與左氏同折
衷曰聖人修述惟重其禮法得其宜則書以是之
非其宜則書以刺之有循常而書者有變文而書
者循常而書如戰伐災異之類是也變文而書如
君氏卒大去其國之類是也循常而書者史冊之

舊文也變文而書者聖人之新意斯築于外是書
莊公變禮得其宜聖人變文示其法也何天子之
女下嫁于諸侯則同於諸侯之禮而天子使單伯
送王姬于齊以魯爲主公與齊襄有不同天之讐
又公方在諒闇不宜行吉禮于廟以齊之強以王
之尊大義難距迺築館于外上不失尊周之儀中
不失敬齊之體下不失居喪之節左氏穀梁得其
旨公羊之誤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左氏曰
追命桓公襄稱其德公羊曰追命加貶也穀梁曰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非正也折衷曰襄有德賞有
功緇不服責不臣斯四者聖人筆削之旨也苟有
德可褒有功可賞生賜之不及則死錫之何爽苟

無德可褒無功可賞雖生而錫之亦非矧其死乎
吁春秋十二公惟桓之罪大桓始以篡弒不義而
立終以帷簿不修而薨古人曰畏首畏尾身其餘
幾桓旣不能正其初又不能護其末其畏何如哉
天王之命曷爲而來錫春秋經書天王之命生而
賜之惟文成二公死而錫之惟桓公而已苟曰加
貶則不宜備禮而書爲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則於
文無所貶稽其旨諸侯強王室弱雖生賜死錫皆
非有賞功褒德之實第務其姑息而已聖人多存
內諱內弒君猶不書詎肯筆削錫命歟左氏第曰
褒德未盡其旨穀梁謂無來錫命近之公羊曰加
貶未得其實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左氏曰與

微者狩失禮可知也公羊曰稱人諱與讐狩穀梁
曰人齊侯者卑公也卑公不復讐而刺釋怨也折
衷曰凡戰伐盟會苟君臣不敵則必恥之矧其狩
乎狩者非大於戰伐盟會也戰伐盟會者不得已
而爲之狩者在我而已苟公自狩于境內則爲人
事也越境與齊狩則非人事也旣非人事則必齊
侯召公同狩公不肯自與齊之微者狩也苟自與
微者狩則必爲魯諱當書及齊人狩于禚不曰公
矣如文二年書及晉處父盟也噫人齊侯者蓋刺
公也刺其非王事而與不同天之讐狩斯穀梁近
之左氏公羊俱誤九年八月壬申及齊師戰于乾
時我師敗績杜曰不稱公戰公敗諱之公曰內不

言敗何伐敗也謂言誇人以取敗也穀曰不言及者主名內之卑者也折衷曰敗績義在桓十年來戰論中明矣第評書及而已凡公自伐曰公伐某國如莊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遣大夫伐則曰某伐某國如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與國伐公不與謀則曰會某師伐某國如桓十六年公會宋師伐鄭公與謀則曰公及某師伐某國如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或敗績第曰及如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或使微者不列于春秋亦第曰及桓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斯書及者是敗績諱之明矣杜得其旨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左氏不以日爲例公羊曰桓盟不日信

之也穀梁曰不日信桓也折衷曰穀梁以桓盟不書日謂齊桓公信著于諸侯桓盟皆不日究其微旨殊不然春秋書內事或繫日或繫月或繫時內事繫日如書卒葬嫁娶大災異內事繫月如書烝嘗雩望是也內事繫時如書蒐狩土功是也外事第從赴告而已盟會外事也不赴以日則不日斯桓之盟不日者不赴以日也苟曰桓盟不日桓方伯之際亦有書日者桓既卒之後復有不書日者方伯之際書日則莊二十二年防之盟二十三年扈之盟閔元年落姑之盟僖九年葵邱之盟是也既卒之後不書日則僖二十八年溫之盟二十九

年翟泉之盟文二年垂隴之盟宣七年黑壤之盟

成十八年虛杙之盟是也聊舉大者以明之則知盟會不以日爲義例定矣斯左氏得其實公穀皆誤又曰春秋凡書內事卒葬嫁娶災異則繫日烝嘗雩望則繫月蒐狩田則繫時外事從赴告不告日則不書日桓之盟不日不赴以日也公穀謂齊桓信著諸侯桓盟皆不日若然則莊二十二年防之盟僖九年葵邱之盟皆方伯之際何又書日既卒後僖二十八年溫之盟宣七年黑壤之盟何又不書日也聊舉大者以觀之則知盟會不以日爲例左得之也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左曰始結陳好嘉之故不名公曰字者敬老穀曰不名者太子之命大夫也折衷曰凡升絀之體惟在爵

氏名字而已朝聘之使苟循常禮無升絀名氏如
衛侯使甯俞來聘苟有可嘉字以貴之如齊仲孫
來雖天子之使苟可嘉亦嘉之可絀亦無所避如
天王使南季來聘故字之宰咺歸賵故貶名之左
謂結陳好嘉之得其旨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
于社于門左曰非常禮也公曰于社禮也于門非
禮也穀曰旣戒鼓以駭眾用牲可以已矣折衷曰
凡書災異多矣大則日月之食小則水旱之災夫
陽正之月陰氣未作不宜侵陽苟月掩日則臣掩
君之象是以伐鼓用幣正陽旣過則一陰生爲災
輕也故日食不伐鼓用幣矣得禮之正也如水旱
之災則國之常不繫于君臣逆順故但書記其爲

災而已斯伐鼓用幣者譏其非常也左得其旨閔
元年齊仲孫來左氏曰齊仲孫湫來省難公羊曰
慶父也繫之齊外之也穀梁曰不曰慶父疎之也
折衷曰春秋弑君之賊多矣聖人莫不書其名而
懲之未有隱其名而外之者也慶父前年弑子般
而出于齊猶書曰公子慶父如齊後年弑閔公而
奔莒亦書曰公子慶父出奔莒出旣顯書入豈外
之必不然也又凡公出則書如歸必書至大夫出
則書如歸則不書斯言聖人之體例也如公子友
如陳公子遂如齊公孫敖如晉是也第書去而不
書來慶父安得獨書來公穀不原其理但曰齊無
仲孫魯有仲孫故曰慶父外大夫氏氏族豈有定

邪豈盡著于春秋邪如齊曰賓媚人秦曰西乞術
可謂齊無賓媚人謂秦無西乞術邪因其事則顯
因其事不顯者眾矣二傳不知齊仲孫之氏族而
謂之魯慶父穿鑿矣邱明通見舊史而曰仲孫湫
來省難歸曰慶父不除魯難未已又曰猶秉周禮
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當是時慶父弑二君國
幾亡爲非仲孫湫語之于齊桓齊桓取魯如左右
手故曰齊桓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則魯與邢衛也
是以貴湫而書其字斯左氏得其實僖八年公會
壬人齊侯宋公衛侯盟于洮鄭伯乞盟左氏曰乞
盟者鄭未服不與會故別言乞盟也闕穀梁曰其
君之子者國人不子也折衷曰公羊嫌與弑君同

故稱先君公子吁申生死重耳夷吾奔既而獻公
卒迺立奚齊是獻公之素志奚齊立則其君也里
克殺之是弑其君也何謂嫌與弑君同歟苟不奚
齊爲君則來年曷以書里克弑其君卓卓與奚齊
得無同乎是非有嫌明矣穀梁謂國人不子而稱
其君之子益誤矣稽其旨凡先君未葬其嗣子不
稱君不稱爵既葬而君之爵之故齊之弑先君未
葬也故稱其君之子卓子之弑獻公已葬故稱其
君卓斯左氏得其實文十三年經書自十二月不
雨至于秋七月左氏曰五穀猶可收公羊日記異
穀梁曰歷時而言之文不憂雨也折衷曰聖人之
文苟異于常則必有旨常文者史冊之舊文也異

于常者筆削之微旨也斯文異于常矣凡旱之爲
災多繫于夏如竟夏不雨則爲災矣故書旱之常
文曰夏大旱是竟夏不雨書爲災也有旨之文則
弗然如僖三年書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
是旱不竟夏書不爲災也不曰不爲災異第書六
月雨則不爲災可知矣斯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
秋七月厯四時而言之又夏在其中則爲災可知
矣故不復曰大旱苟亦曰夏大旱則嫌聯春冬之
不雨苟備書厯四時不雨而更曰大旱則嫌文之
繁斯聖人之旨書早明矣如書螽蟃有蜮有蜚不
曰爲災而災可知也三家俱失其實文十五年宋
人及楚平左氏曰宋人及楚平公羊曰宋人及楚

人平穀梁曰宋人及楚平俱貶也折衷曰春秋襄
公與楚爭伯故相攻伐至斯方已宋楚皆大國非
有內外也非有升降也雖曰楚非中國自入春秋
久矣凡書盟會戰伐皆與中國等公羊意謂曷以
人宋而不人楚苟人之則宜俱人之苟國之則宜
俱國之稽其體例凡盟會戰伐君在不稱君而稱
人則貶也大夫在不稱大夫而稱人亦貶也苟非
戰伐盟會第書其國則一稱君一稱臣是爲升絀
一曰大夫一曰人亦爲升絀苟非此例則以國敵
國人不爲升絀矧宋楚之平亦何所絀歟聖人以
其不繫升絀苟曰宋人及楚人平則爲文之繁故
簡而書之斯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誤成元年

作邱甲左氏曰譏重斂公羊曰譏始使也穀梁曰
使四人皆作甲折衷曰穀梁謂士農工商爲一邱
今邱作甲是使四人皆作甲以爲非正奚見之淺
歟公羊謂四邱爲甸甸出甲士三人今乃使一邱
之地出甲士斯近之亦未盡其旨噫苟如是二說
則必書曰邱出甲必不曰作邱甲也究其旨謂之
邱甲者邱則賦之本名加以以甲則賦之總號非
獨爲出甲矣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
邱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斯邱則魯賦之本名也四
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車一乘戎馬四疋牛十
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使邱
出之故曰邱甲左氏謂譏重斂得其旨八年晉侯

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左氏曰使來語魯使還齊也公羊曰脅我使歸之也穀梁曰緩詞也不使晉制命於我也折衷曰汶陽者本魯之田而齊取之成二年鞏之戰齊師敗績齊使國佐于晉紀獻玉磬與地以和之晉使齊歸我汶陽之田至斯齊晉未有釁隙齊復求汶陽于晉晉復使我還齊荀曰脅我使歸之則必書曰晉侯使韓穿來歸汶陽之田于齊矣而曰來言汶陽之田非脅之明矣窮其旨是和好之言使我徐徐自歸于齊不使齊魯復有怨隙然考其情不無臨制聽其言則婉且遜聖人爲魯故不書其情而書其言斯左氏穀梁得其實公羊之誤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

乃不郊杜曰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公羊曰不
免牲故曰不從郊也穀梁曰五卜強也折衷曰春
秋常祀不書郊常祀也書之或以非時非禮不苟
然也凡禮不卜常祀五卜郊非禮也公羊謂不免
牲故曰乃不郊以其僖三十一年襄七年書乃免
牲不曰乃不郊故也噫乃免牲與不郊其文雖殊
其旨無異書乃不郊則是乃免牲也聖人互文非
有別也是以二書乃免牲三書乃不郊杜得之三
傳皆誤襄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
華定衛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郕人小邾
人城杞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乃治杞公羊曰善
其城王者之後穀梁曰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大

夫相帥以城之變之正也折衷曰夫伯主之於諸侯雖曰先姬姓而後異姓然於正救之道第同盟而其尊王室則異姓亦無碍矣苟不同盟而不尊王室則姬姓亦有嫌焉始城邢城楚邱城緣陵皆伯主帥諸侯而城矣齊桓公城緣陵得非遷杞邢奚齊桓城杞而無詞晉平城杞而異論故聖人以常文而書之無譏無刺非升非絀也公羊穀梁俱不足取左氏以杞無事而晉以外族之故帥諸侯而城之載鄭子太叔與衛太叔儀之言曰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所謂廣記當時之事然于經之傳斯得其實矣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左氏曰秋書再雩旱甚也公羊曰又雩

者非雩也聚眾以逐者季氏也穀梁曰有繼之詞也折衷曰春秋不書常祭其或書之各有旨或爲過時而書或非禮而書斯書雩數矣以多爲過時斯書上辛之雩非爲過時也非爲非禮也是正雩之時也何者龍見而雩雩用夏夏之仲月斯書周之七月則夏之仲月也故曰正雩之時常祭不書正雩得非常祭歟曷以書之書之者爲季辛又雩也亦猶書正月烝五月復烝正月正也五月烝不正也書其正以譏其不正斯上辛雩正也季辛又雩早甚也書其正以明其早甚復雩也左氏得其旨穀梁謂有繼之詞近之公羊謂聚眾以逐季氏遠矣定元年春王杜曰公之始年不書正月公卽

位在六月公曰定何以無正公卽位後也穀曰定無正始也昭無正終也折衷曰春秋諸公卽位之歲有書卽位者有不書卽位者然皆備五始以謹其始惟定公卽位第書元年春王而不書正月三家以是之互苟曰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則隱無正終桓曷以書正始桓莊僖閔亦然奚皆書之攷其旨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薨于乾侯定公正月不卽位者喪未歸也至六月癸亥公之喪至是月癸巳公方書卽位所以不書正月公卽位六月也杜得其旨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左氏曰孔子受盟請反汶陽之田公羊曰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來歸之穀梁曰罷會齊人使優俳施舞

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罪當死乃使殺之齊人爲是歸之折衷曰齊魯甥舅之國代爲婚姻時或侵或伐或平或隙靡有所定故上書春及齊平次書夏公會齊侯于夾谷終書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是二國平和之後會于夾谷齊後使萊人以兵劫公尼父以公退以大義沮之曰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人聞遽辟之乃盟曰齊師出境不以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尼父曰不反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故齊人來歸所侵之田噫齊強國也魯弱國也以力爭之不可也以勢競之不可也惟可以義服之以言折之聖人用是而齊沮其謀反其田斯左氏得其旨公羊

梁皆短十五年五月辛亥郊左氏曰書過也公
羊曰三卜之後遇吉所以五月郊也穀梁曰譏不
時也折衷曰凡郊祀卜牛禮也卜郊非禮也何者
牛可改郊不可改也牛苟不吉則改之苟有傷則
改之郊必其時也先亦非禮也過亦非禮也以不
卜者不可改故也苟卜必書之何者刺其非禮也
苟過時必書之何者亦刺其非禮也公羊謂三卜
遇吉所以五月郊設三卜胡不書之如成十年書
五卜襄七年書三卜郊襄十一年書四卜郊而第
書辛亥郊歟斯誤矣稽其旨上書鼯鼠食郊牛牛
死改卜牛書五月辛亥郊書改卜牛正也書五月
郊不正也是刺不時而非禮明矣左氏穀梁得其

旨公羊之短哀十二年春用田賦杜曰兵賦之法
因其田賦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
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公曰軍賦十井不過一乘
今復用田賦過十一也穀與杜同折衷曰春秋常
賦不書苟書之必譏其重斂也復書用田賦可知
其害人矣謂作者不宜作謂用者不宜用皆聖人
之微文也自作邱甲之後已破十一之稅矣田賦
軍賦本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爲田明矣杜氏
穀梁得其旨十四年西狩獲麟左氏曰獲麟者仁
獸聖王之瑞公羊曰非中國之獸穀梁曰不外麟
于中國也折衷曰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斯麟者
瑞也曷以書之者非爲祥瑞而書以聖人感麟至

而書也夫言祥瑞豈限中國四夷歟苟以非中國之物而爲瑞則西域獻吉光獸之類皆原爲瑞必不然矣蓋取其隱見不常天下有道則至爲瑞明矣然公羊曰顏回死子曰天喪子子路死子曰天祝子西狩獲麟爲仲尼之應顏回子路則聖人重愛之弟子也聞其死曰天喪子者皆痛惜之辭安可以獲麟爲比麟鳳則王者之瑞旣出無其應聖人迺感麟而起以修春秋麟出旣非爲己春秋修亦非爲己蓋懲惡勸善爲百世之法如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斯皆爲周德之衰無明王之應非爲己也孟軻謂仲尼之道高於堯舜何道窮之有左氏得其實公羊穀梁之短也攷岳書凡三

十卷十不存一唐人說春秋者啖趙陸三家而外
傳者罕矣雖斷圭零璧亦足寶也

尹氏

玉羽

春秋音義賦

宋志十卷

佚

宋志冉遂良注

春秋字源賦

宋志二卷

佚

宋志楊文舉注

王應麟曰咸平四年正月乙酉知河南府李至上之以書

送祕閣

按尹玉羽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杜門隱居劉鄩
辟爲保大軍節度推官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
祖召之辭以老退歸秦中春秋二書之外又著自
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行事散見於冊府元
龜

姜氏 虔嗣 春秋纂例 宋志作三傳纂要

宋志二十卷

佚

崇文總目偽唐人姜虔嗣撰以春秋左氏公穀三家之傳

學者鈔集之文

馮氏 繼先 春秋名號歸一圖

通考二卷

存

崇文總目偽蜀馮繼先撰以春秋官諡名字哀附初名之
左

晁公武曰左氏所書人不但稱其名或字或號或爵諡多
互見學者苦之繼先皆取以繫之名下

李燾曰昔邱明傳春秋於列國君臣之名字不一其稱多
者或至四五學者病其紛錯難記繼先集其同者爲一百
六十篇音同者附焉於左氏抑亦微有助云宋大夫莊董
秦右大夫詹據傳未始有父字而繼先輒增之所見異本
若子韓皙者蓋齊頃公孫世族譜與傳同而繼先獨以爲
韓子皙與楚鄭二公孫黑其篇蓋誤也

陳振孫曰左傳所載君臣名氏字諡互見錯出故爲此圖

以一之周一魯二齊三晉四楚五鄭六衛七秦八宋九陳
十蔡十一曹十二吳十三邾十四杞十五莒十六滕十七
辭十八許十九雜小國二十

岳珂曰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馮繼先撰刊本多訛錯嘗
合京杭建蜀本參校有氏名略同實非一人而合爲一者
有名字若殊本非二人而析爲二者有自某國適他國而
前後互見者有稱某公與某年而經傳不合者或以傳爲
經或以注爲傳或偏傍疑似而有亥豕之差或行數牽連
而無甲乙之別若此類非一今皆訂之經傳刊其譌謬且
爲分行以見別書若雜出於經傳與注而止稱經或傳注
散見於前後數年間而止稱某公某年蓋據始見而書之
廖本無年表歸一圖今旣刊公穀併補二書以附經傳之

後

名字同異錄

宋志五卷

存

蹇氏

遵品

左氏傳引帖新義

宋志作斷義

宋志十卷

佚

崇文總目偽蜀進士蹇遵品撰擬唐禮部試進士帖經舊

式敷經具對

李氏三傳異同例

唐志十二卷

佚

新唐書注開元中太威衛錄事參軍失名對冊大齊書大
亡名氏春秋加減

唐志一卷

佚

崇文總目唐元和時國子監承詔修定以此經字文多少
不同故誌其增損以防差駁不與世語對與之貫率
中興書目春秋加減一卷訂正左氏句讀字畫訛舛

陳振孫曰書稱元和十三年國子監奉勅定不著人名按
定偏旁若五經文字之類此本作小禮冊纔十餘板前有
睿思殿書籍印未稱臣雋按定蓋承平時禁中書也

春秋精義

宋志三十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彙事於上分鈔杜氏孔穎達言

數家之說參以釋文

演左氏傳諡族圖

五卷

中興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左氏學世譜增廣之貫穿系

序差無遺略

春秋龜鑑

宋志一卷

古今通考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述春秋周及諸侯世次齊魯大

國公子公孫初不詳備其後傳寫又失其次序今存以備
討閱

春秋宗族名諡譜

春秋宗族名諡譜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略采春秋三傳諸國公卿大夫

姓名諡號

春秋指掌圖

春秋指掌圖

春秋指掌圖

國史志春秋指掌圖二卷融據李瑾指掌為圖不著姓

春秋十二國年厯

通考作二十國年表

宋志一卷

佚

國史志不知撰人

陳振孫曰不知何人作周而下次以魯蔡曹衛滕晉鄭齊

秦楚宋杞陳吳邾莒薛小邾按館閣書目有年表二卷云

豐中楊彥齡撰自周之外凡十三國又按董氏藏書志年

表無撰人自周至吳越凡十國又有附庸諸國別為表凡

征伐朝覲會同皆書今此表止記即位及卒皆非一家書

也

春秋新義

宋志十卷

佚

春秋纂類義統

宋志十卷

佚

春秋通義

宋志十二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八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浙江書局刊

孫樹禮校

胡上襄校

楊振鎬校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按

春秋 十二

宋真宗皇帝春秋要言

文志中野具錄以出于補左氏傳

三卷

中興書目五卷

佚

長編上作春秋要言三卷召輔臣至龍圖閣示之

玉海天禧元年二月幸龍圖閣出春秋要言三卷示輔臣

二年以賜皇太子三年十月賜輔臣御製前後序

職官分紀天章閣天禧四年初建五年二月工畢奉真宗

御集安閣中有春秋要言五卷

楊氏均魯史分門屬類賦

三卷

伏

玉海乾德四年四月國子丞楊均上魯史分門屬類賦三

卷詔褒之

晁公武曰皇朝楊均撰以左氏事類分十門各為律賦一

篇乾德四年上之

按是書宋藝文志作崔昇撰楊均注

胡氏旦春秋演聖通論

十卷

伏

崇文總目皇朝祕書監胡旦撰多摭杜氏之失有裨經旨

黃淵曰胡旦編年先經後傳柳仲塗欲贈一劍意尊經也

許氏洞春秋釋幽

五卷

佚

宋史許洞字洞天吳縣人太子洗馬仲容之子精左氏傳

咸平三年進士釋褐雄武軍推官景德二年除均州參軍

大中祥符四年召試改烏江主簿

葉氏

清臣

春秋纂類

宋志十卷

佚

中興書目天禧中葉清臣取左氏傳隨事類編為二十六

門凡十卷名春秋纂類

胡氏瑗春秋口義

宋志五卷

佚

陳振孫曰胡翼之撰至宣公十二年而止戴岷隱在湖學

嘗續之不傳

百氏介春秋說

未見

王氏滄春秋集傳

宋志十五卷

佚

崇文總目沿患學皆自私自其家學而是非多異失聖人之意乃集三傳之說刪為一書又見祕書目有先儒春秋之

學頗多因啟求之得董仲舒等十餘家沿自以先儒猶爲未盡者復以己意箋之

臧公武曰沿字聖源大名人好春秋所至以春秋斷事是書集三傳解經之文仁宗朝嘗奏御詔直昭文館後官至天章閣待制

長編景祐元年正月河北漕臣轉運使刑部員外郎王沿詣闕奏事上所著春秋集傳十五卷復上書以春秋論時事命直昭文館

賈氏昌朝春秋要論

十卷

佚

玉海景祐元年十二月崇政殿說書賈昌朝撰春秋要論

十卷詔令舍人院試二年五月詔直集賢院

春秋節解

八十卷

佚

玉海景祐二年正月御延義閣命賈昌朝講春秋慶厓四年三月問輔臣三傳異同之說賈昌朝曰左氏多記事公穀專解經皆以尊王室明賞罰然考之有得失皇祐五年十月上春秋節解八十卷

李氏

堯俞

春秋集議略論

宋志二卷

佚

玉海慶厓中大理丞李堯俞辨三傳諸家得失及采陳岳

折衷總其類例五百餘自而成一百九十五論表進稱春秋集議略論三十卷今分上下二卷

孫氏復春秋尊王發微

宋志十二卷中興目有總論三卷今佚

存

歐陽修曰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

晁公武曰皇朝孫明復撰史臣言明復治春秋不取傳注其言簡而義詳著諸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治亂之迹故得經之意爲多常秩則譏之曰明復爲春秋猶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刑步過六尺者有誅謂其失於

刻也胡安國亦以秩言爲然

王得臣曰泰山孫明復治春秋著尊王發微大得聖人之微旨學者多宗之以爲凡經所書皆變古亂常則書之故曰春秋無褒蓋與穀梁之所謂常事不書之義同

王闢之曰明復尊王發微十五篇爲春秋學者未之有過者也

葉夢得曰孫明復春秋專廢傳從經然不盡達經例又不深於禮學故具言多自牴牾有甚害於經者雖槩以禮論當時之過而不能盡禮之制尤爲膚淺

魏安行後序曰六經皆先聖筆削而志在於春秋者賞善罰惡尊天子而已矣奈何傳注愈多而聖人之意愈不明平陽孫明復先生奧學遠識屏置百家自得褒貶之意立

爲訓傳名曰尊王發微其辭簡其義明惜流傳既久訛舛益多安行假守滌陽公餘獲與同僚參技釐正謬誤凡一百一十九釋文二百一十四命工鏤板以授學官若先生操履學問則有范文正公薦章歐陽文忠公墓誌銘載之詳矣此不復敘

朱子曰近時言春秋皆計較利害大義卻不曾見如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雖未能深於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得聖人意思

長編殿中丞國子監直講孫復治春秋不惑傳注其言簡易得經之本義旣被疾樞密使韓琦言於上選書吏給紙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卽復家錄之得書十五卷藏祕閣陳振孫曰復居太山之陽以春秋教授不惑傳注不爲曲

說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攷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爲多石介而下皆師事之歐陽文忠公爲作墓誌

呂中曰春秋之學前乎此舉凡例而已自孫泰山治春秋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推見王道之治亂而天下始知有春秋之義

王應麟曰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

黃震曰先生力貧養親讀書泰山之陽魯之名士石介以下皆師事之丞相李迪妻以弟之女給事中孔道輔聞其風就見之范公富公薦之天子爲直講行無隱而不彰積力久劾固應爾張貴妃幼隨其父堯封常執事先生左右既貴數遣使致禮先生閉門拒之所謂求福不回非與

黃澤曰孫泰山謂春秋有貶而無褒若據此解經則不勝舛謬

李滢曰尊王發微其書於君臣內外之際論辨凜凜無少寬假宋人自歐陽永叔而下多人稱之獨蘇子由不取至胡文定春秋傳引常秩之言謂孫氏之於春秋動輒有罪比之商鞅之刑及棄灰家氏鉉翁亦以爲法家之言然考胡氏春秋傳自伊川傳外多取資於二孫其持論不應齟齬如是以今觀其發明之義例原本三傳折衷于啖趙陸諸家而斷以古先哲王正經常法似非同時說春秋所及三傳辨失解

佚

程端學曰平陽孫氏復有尊王發微總論又有三傳辨失

解

陳氏師道春秋索隱

三卷

佚

吳曾曰館中有陳師道春秋索隱三卷士大夫以為陳無已所作非也師道建安人仕至殿中侍御史呂南公所謂深於春秋蓋與泰山孫復齊能而師道仕望專高故不倚經以名者也

丁氏副春秋演聖統例

宋志二十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丁副撰田偉書目副作嗣未知孰誤其序

云經有例法一家所至較然重輕杜預釋例專主左氏而未該唐陸淳纂例雖舉經而未備纖悉絳羅而咸在者其惟此書乎

春秋三傳異同字

宋志一卷

佚

鄭樵曰丁副春秋三傳同異字可見於杜預釋例陸淳纂例

黃氏

君俞 春秋闕言

通志十二卷

佚

趙希弁曰國子監直講黃君俞蓋仁廟時閩人所謂六經

關言二傳節摘六經續注三史訓彜六代史記惜不得而

見之

周氏 希孟 春秋總例 通志作希聖

通志十二卷

佚

龍氏 昌期 春秋正論

通志三卷

佚

春秋復道論

通志十二卷

佚

張氏 公裕 春秋注解

佚

周氏

堯卿

春秋說

三十卷

佚

曾鞏曰堯卿之學春秋謂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

劉氏

義叟

春秋辨惑

佚

春秋災異

佚

按仲更嘗從李挺之受麻其於春秋有辨惑災異二書今俱無存晁以道題詩云志苦言危凜雪霜

何人敢喚作劉郎休論瑞應誇圖牒羞死當年顧

野王

歐陽氏修春秋論

春秋三篇

存

春秋或問

至二篇

存

黃震曰歐陽公論春秋謂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隱公非攝趙盾非弑許世子止非不嘗藥亂之者三子也起隱公止獲麟皆因舊史而修之義不在此也卓哉之見讀春秋者可以三隅反矣

宋氏堂 春秋新意

佚

玉海成都宋堂著春秋新意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上其所著書十月以為四門助教

長編堂雙流人

楊氏繪春秋辨要

十卷

佚

玉海嘉祐三年楊繪獻書意詩旨春秋辨要十卷閏十二月命為集賢校理

宋氏敏修春秋列國類纂

佚

玉海皇祐五年宋敏修上所著列國類纂四月召試學士

宋院

春秋經解

黎氏

錚

春秋經解

通考十二卷

王通考十二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黎錚希聲撰錚蜀人歐陽公之客名其書

為經解者言以經解經也其後又為統論附焉

魯氏

有開

春秋指微

其宋志十卷

王高佚

朱氏

崇

春秋指歸

宋史佚

范仲淹進狀曰臣伏見故祕書丞集賢校理朱宗幼有俊
才服膺儒術研精道訓務究本源越自經庠擢陞文館力
學才起美志未伸不幸天喪深可嗟悼案春秋之學爲士
林所稱有唐陸淳始傳此義學者以爲春秋之道久隱而
近乃出焉案苦心探蹟多所發揮其所著春秋指歸若干
卷謹繕寫上進乞下兩制詳定如實可收采則乞宣付崇
文院

王氏

哲

春秋通義

宋志十二卷

佚

春秋異義

續書圖

十二卷

春秋明例彙括圖

春秋明例彙括圖

通考一卷

宋佚十二卷

皇綱論春秋通義

宋志五卷

存

玉海至和中太常博士王哲撰春秋通義十二卷據三傳

注疏及啖趙之學其說通者附經文之下闕者用己意釋

之又異義十二卷皇綱論五卷二十三篇

陳振孫曰太常博士王哲撰春秋皇綱論明例彙括圖共

六卷至和間入館屬目

江氏 休復 春秋世論

三十卷

會佚

隆平集江休復字鄰幾雍邱入天聖二年進士除集賢校理修起居注積官刑部郎中著春秋世論三十卷

齊氏 賢良 春秋旨要

佚

按齊氏春秋旨要杜諤采之程端學本義引之

朱氏 定 春秋索隱

宋志五卷

佚

程端學曰授於師道先生

孫氏

立節

春秋三傳例論

伏

贛州府志孫立節字介夫寧都人皇祐五年進士判桂州

著春秋三傳例論孫復見之歎曰吾力所未及者介夫盡

發之矣

范氏

隱之

春秋五傳會義

伏

張方平薦狀曰伏見太常寺奉禮郎范隱之所著春秋五

傳會義經術深明旨趣醇正今去聖逾遠異端多門常人

好奇鮮根於道隱之論述獨探精粹且其履行高介不群

志甚自強進未云止儻蒙樂育必成良材伏乞聖慈特命

取所著書登諸衡石之末特與召試備館閣之缺

蔡氏襄講春秋左氏傳疏

一篇

存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九

浙江書局刊

孫樹禮校

胡上襄校

楊振鎬校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拔

春秋 十三

劉氏 做 春秋傳

宋志十五卷

存

王應麟曰劉原父深於春秋然議郭后祔廟引春秋禘於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張洞非之曰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做議非是然則稽經議禮難矣哉

春秋權衡

宋志十七卷

存

敞自序曰劉子作春秋權衡權衡之書始出未有能讀者
自序其首曰權準也衡平也物雖重必準於權權雖移必
平於衡故權衡者天下之公器也所以使輕重無隱也所
以使低昂適中也察之者易知執之者易從也不準則無
以知輕重不平則輕重雖出不信也故權衡者天下之至
信也凡議春秋亦若此矣春秋一也而傳之者三家是以
其善惡相反其褒貶相戾則是何也非以其無準失輕重
耶且昔者董仲舒江公劉歆之徒蓋嘗相與爭此三家矣
上道堯舜下据周禮是非之議不可勝陳至於今未決則
是何也非以其低昂不平耶故利臆說者害公義便私學

者妨大道此儒者之大禁也誠準之以其權則童子不欺
平之以其衡則市人不惑今此新書之謂也雖然非達學
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矣耳牽於所聞而目迷於所習慣
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故亦譬之權衡矣
或利其寡而示權如贏或利其多而示權如縮若此者非
權衡之過也人事之變也

葉夢得曰劉原父知經而不廢傳亦不盡從傳據義攷例
以折衷之經傳更相發明雖閒有未然而淵源已正今學
者治經不精而蘇孫之學近而易明其失者不能遽見故
皆信之而劉以其難入則或詆以爲用意太過出於穿鑿
彼不知經無怪其然也

臬公武曰權衡論三傳之失意林叙其解經之旨劉氏傳

其所解經也如桓無王季友卒胥命用郊之類皆古人所未言

陳振孫曰原父始為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後集眾說斷以己意而為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其傳用公穀文體說例凡四十九

春秋意林

宋志二卷 玉海五卷

存

史有之序曰清江為二劉三孔鄉文獻宜徵而足今三孔集故在獨二劉所著燬於兵假守於此非惟無以致尚古之意亦無以應求者之請旁加摻訪得原父春秋意林三傳權衡議論正有功聖經異時立朝抗節不畏權倖爭

故相之謚法奪宦官之使名深得筆削之義乃知所學蓋有自來與然則是書之存實有關於世教再壽諸梓庶幾著前輩之懿補郡乘之缺云

吳萊後序曰劉子作春秋權衡自言書成世無有能讀者至意林猶未脫橐多遺闕蓋昔左氏言孔子作經從諸國赴告故又博采他事以附經今劉子乃據閔因叙謂聖人悉徵百二十國寶書傳者從之將當時諸國所赴告者各有書也抑此豈卽墨子所稱百二十國春秋乎東遷以來晉有乘楚有檇杌魯有春秋秦世家文公以後始有史以記事王道衰諸侯力政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經傳之可見者一百一十七國晉地理志且引夏商時國二斟豕韋過戈之屬非周舊也齊桓晉文之盛朝聘盟會侵伐敗亡

者無慮數十而附庸小邑蠻夷雜種又豈悉有書可徵乎
史稱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周室且歷聘七十國
又云與魯君子左邱明觀史記自隱公訖於獲麟要之春
秋固魯史也因麟出而虛其應故取而修之非本書獲麟
者所書周室事亦鮮無觀周史孔子世家孔子嘗往來齊
宋衛陳蔡之郊晉故霸國也聞趙簡子殺竇犢鳴犢至河
而勿渡楚亦欲以書社七百里地封之子西斲不可又輒
反於魯將所聘者又未必有七十國也然亦何暇悉徵其
書乎墨子戰國人妄稱有百二十國春秋耳非聖人之遺
言也何則杞宋王者後爵稱公皆大國也宋頗存王禮而
祀乃以僻陋而用夷孔子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
之矣惟古之官名得之郊子他無見也雖然聖人作春秋

但因魯事以寓王事隱桓之初王政不行而魯與齊鄭宋
衛交齊桓肇霸而魯事齊晉文繼霸而魯又事晉襄昭以
降霸統將絕而魯又事吳楚故經之所載類不出此數國
事然則春秋固魯史也魯史所不載聖人誠不得而筆削
之又何待悉徵百二十國之書乎嗚呼閔因之說是亦無
徵而弗信者矣

何喬新曰劉氏意林之書出而墨守膏肓之論詳

春秋說例

宋志一卷

玉海二卷中興書目一卷

佚

春秋文權

宋志五卷

玉海二卷

佚

王應麟曰中興書目無

劉氏放春秋內傳國語

宋志十卷

佚

徐氏

晉卿

春秋經傳類對賦

一卷

存

晉卿自序曰予讀五經酷好春秋治春秋三傳雅尙左氏然義理牽合卷帙繁多顯茲謾聞難以殫記乃於暇日撰成錄賦一篇凡一百五十韻計一萬五千言欲包羅經傳卒籠善惡則引其辭以倡之欲錯綜名跡源統起末則簡

其句以包之欲按其典實故表其年以證之欲循其格式
故比其類以屬之首尾貫穿十得其九命曰春秋經傳類
對將使究其所窮可以盡其枝葉舉其宏綱可以撮其樞
要也其間立意迂闊措辭鄙野不尙華而背實但慮涉於
淫競不摘詭以扶奇又懼傷夫名教故用藏於巾衍以自
備於檢尋傳之昆雲而俾謹乎誦習非敢流布聖旦昭示
鉅儒以爲哂噓之資也

區斗英曰是賦乃徐祕書所作江陵路總管太原趙嘉山
得其善本授之郡庠俾鈇梓以淑諸生

按是書晁氏讀書志趙氏讀書附志鄭氏通志略
陳氏書錄解題朱氏授經圖焦氏國史經籍志皆
無之晉卿皇祐中爲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區

斗英者元至正中長沙教授也

李氏 宗道

春秋十賦

一卷

其佚

王應麟曰李宗道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

弗殺必滅若敖伯石豸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王子爭囚

而州犁上下伯輿合要而范宣左右魯昭之馬將為櫝衛

懿之鶴有乘軒于奚辭邑而衛人假之器晉侯請隧而襄

王與之田星已一終魯君之歲亥有二首絳老之年作楚

宮見襄公之欲楚效夷言知衛侯之死夷雞憚犧而斷其

尾象有齒以焚其身虞不臘矣吳其沼乎好魯以弓請謹

守寶賜鄭以金盟無鑄兵蛇出泉臺聲姜薨鳥鳴亳社伯

姬卒

章氏

撰之

春秋統微

宋志二十五卷

佚

王應麟曰統微據三傳啖趙意所不及者斷以已見并采

陸淳可取之義

李氏

清臣

春秋論

二篇

存

杜氏

諤

春秋會義

宋志二十六卷

佚

諤自序略曰漢胡毋生董仲舒之徒出而公羊興申公蔡
千秋之學盛而穀梁起業左氏者又有賈護劉歆之屬故
得並立學官三家異論接跡而出是非互有所私注釋之
意多緣其流杜元凱則拘以赴告何休則涉以讖緯范甯
雖務探經而博采諸說然未盡詳唐世啖趙陸淳亦精焉
下闕

晁公武曰皇祐閒進士杜諤集釋例繁露規過膏肓先儒
同異篇指掌碎玉折衷指掌議纂例辨疑微旨摘微通例
胡氏論箋義總論尊王發微本旨辨要旨要集議索隱新
義經社三十餘家成一書其後仍斷以己意雖其說不皆
得聖人之旨然使後人博觀古今異同之說則於聖人之
旨或有得焉

陳振孫曰自三傳及啖趙諸儒訖於孫氏經社凡三十餘家集而繫之經下時述以己意有任貫者爲之序

張萱曰宋皇祐閒眉州杜諤注以三傳及諸儒三十餘家議論分繫於經之下而附以說凡二十六卷

趙氏瞻春秋經解義例

宋志二十卷

佚

春秋論

宋志三十卷

佚

宰輔編年錄趙瞻字大觀鳳翔盩厔人元祐三年簽書樞

密院事卒諡懿簡

晁說之序曰夫子自謂三十而立之後十年乃不惑實自志學之後二十年也嗟乎學而不惑之難如此同知樞密院懿簡趙公沒身於春秋著春秋經解十卷約而喻簡而達顧杜氏啖趙諸儒之例而病之作春秋例義二十卷問者曰孰病曰病前人有例而無義也曰孰謂義曰義正者爲正例猶嶽鎮之不可移也義變者爲變例則滄海之涵泳而靡常也俟其比偶其類右志而左物又如九野之博而實其理眾星之繁而麗乎文則約且簡者得以窺聖人之志也自啖趙謂公穀守經左氏通史之後學者待左氏如古史記美文章紛華而玩之不復語經於斯矣公獨於經先之左氏而不合則求之公穀又不合則求之啖趙陸氏而遠獨及於董仲舒近在本朝諸儒則獨與孫明復辨

其好而無黨惡而無欲毅然不惑於名高者也黯然不惑於眾而自信者也公未著書之前有名世大儒爲矯枉之論曰隱非讓盾止寶弑國中勇聞而鄉風莫敢少異公獨歎曰予豈溺於三傳者其如春秋重志而察微何信簡編而疑師授專耳目而忽志意最學者之災也隱雖非賢君而讓國之志不可誣也盾非州吁止非般則非實弑而加弑以篤爲人臣爲人子者萬世之忠孝眾人之疑可也孰謂君子而疑諸如彼之言則春秋開卷平讀而小子得之矣何爲乎子貢閔子騫公肩子曾子子石之徒惑焉學者徒知游夏不能措一字也已嗚呼公之於春秋篤好而勤力矣公早以濮議名重於天下其後論新法閒居終南之下者十餘年晚由溫公之言起廢不三年遂與樞務皆以

春秋之學著之行事而未嘗以所學一出於口又何難耶
世之人徒知公之立朝而莫知公之所以然者積學於躬
有在於此也公不究所蘊而薨於位大夫學士悲之而幸
此書之存焉爾也說之元祐中以婚姻之故辱公賜之話
言繆已竊爲春秋學矣而不能公之問雖嘗略覩公之書
而未之好也逮今三十餘年始知好公之書而歎息涕泗
有不可贖之悔則姑從其諸孫而序之以補墓銘隧碑之
所遺云宣和五年癸卯五月

陸氏

維

春秋新解

三十卷

佚

盧熊曰陸維字權叔常熟人舉進士官至朝奉郎尙書職

方郎中充淮南等路制置發運司運鹽公事贈中散大夫

朱氏

臨

春秋私記

宋志一卷

佚

春秋統例

通志二十卷

佚

金華志臨先家吳興五季避亂遷浦陽從安定胡瑗受春秋瑗著春秋辨要謂惟臨所得為精臨晚年好唐陸淳學謂孔子沒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無出淳書之右以呂公著薦入官歷宣德郎守光祿寺丞以著作佐郎致仕

王氏

業

春秋義解

業程氏本義作斐

宋志十二卷

佚

唐氏既春秋邦典

宋志二卷

佚

鄒浩序曰眞淡翁隱者也少舉進士有能賦聲已而用其伯父質肅公之薦仕州縣一日不合意莞然笑曰道其在是乎拂衣以歸遂閉關於漢水之上殆二十年元祐八年冬予以教官至襄陽求見翁翁弗予拒也而登其堂造其室親炙其言行而知其心蓋嘗論辨至於經史百氏之書從橫稽據如出乎其時而目覩其事如卽乎其人而躬受其旨未嘗不覩然驚喟然歎以翁爲邈不可卽也其後集

論語春秋者分爲二卷合四十四篇且以六典治邦國之
義名之曰邦典顧自三傳以來相踵而私其見者多矣獨
於眾言蔽亂之中取周官而折衷焉以暢孔子不說之意
如執規矩以驗方圓如引繩墨以分曲直雖三尺童子亦
舉知其可信不疑嗚呼春秋日月傳注者食之不有人焉
祛陰陽之慝而還其光明則俛俛於世者孰待而成功乎
翁之有功於經可謂至矣覽者以天默而成之之心觀其
默而成之之說則邦典之奧當自得之姑掇其大槩并翁
之所以出處者發其端云翁唐氏名旣字潛亨號真淡翁
紹聖四年

陳振孫曰唐旣字潛亨撰質肅之姪自號真淡翁與其子
愁問答而爲此書鄒道鄉爲之序

孫氏子平練氏明道春秋人譜

宋志一卷

佚

宋史孫子平練明道同撰

王應麟曰元祐中孫子平練明道編春秋人譜凡三十八

國千七百六十五人分三卷今合為一

張氏砥春秋傳

佚

按砥治春秋三十年成書三十萬言當日以貽司

馬溫公託其自上廢三傳之學而行其書以伸千

載聖人未明之意溫公封還之報書存集中

馮氏正符春秋得法忘例論

通考三十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馮正符所撰熙寧八年何郟取其書奏之久而不報意王安石不喜春秋故也其書例最詳悉務通經旨不事浮辭正符頗與鄧綰陳亨甫交私後坐口語被斥

陳振孫曰蜀州晉原主簿遂寧馮正符信道撰其父堯民希元爲鄉先生正符三上禮部不第教授梓遂學十年著此書及詩易論語解蜀守何郟首以其春秋論上之熙寧末中丞鄧綰薦之得召試賜同進士出身王安石亦待之厚其書首辨王魯素王之說及杜預三體五例何休三科九旨之怪妄穿鑿皆正論也

李燾曰信道當熙寧九年用御史鄧文約薦召試舍人院
賜出身文約尋責守虢略信道亦坐附會奪官歸故郡後
又得馮允南所爲墓銘信道實事安逸處士何羣其學蓋
得之群群學最高國史有傳其師友淵源果如此則謂信
道附會進取或以好惡言之耳王荆公當國廢春秋不立
學官而信道學經顧於春秋特詳鄧御史嚴事王荆公不
敢異乃先以得法忘例論言於朝初不曰宰相不喜此也
此亦可見當時風俗猶淳厚士各行其志不專以利祿故
輟作御史殆加於人一等然信道要當與何羣牽聯書國
史鄧御史偶相知適相累耳余舊評如此今無子孫其書
則爲鬻書者擅易其姓名屬諸李陶陶字唐夫嘗學於温
公號通經李氏諸子唐夫最賢而得法忘例則實非唐夫

所論也不知者妄託之

楊氏彥齡左氏春秋年表

宋志二卷

佚

王應麟曰元豐中楊彥齡撰據經傳歲月為表首叙周魯繼以齊晉秦宋衛陳蔡曹鄭吳楚越之國

左氏蒙求

宋志二卷

未見

家氏安國春秋通義

宋志二十四卷

佚

姓譜安國字復禮眉山人初任教授晚監郡

家氏 勤國 春秋新義

佚

宋史勤國慶厯嘉祐間與從兄安國定國同從劉巨游與蘇軾兄弟為同門友王安石廢春秋學勤國憤之著春秋

新義

陳氏 洙 春秋索隱論

通志五卷

佚

文氏 濟道 春秋綱領

四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文濟道撰排比事實爲儷句蒙求之類也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

浙江書局刊

孫樹禮校

胡上襄校

楊振鐸校